



刻書陽文集序



余喜陽先生記其好學安慶之人也其力壯
 且節葬而書之廟而祀之集遺文傳之庶
 亡其功瑤甲寅不日雷侯守應物之季以
 為先生於世亦無所憾也其好學文集校
 文勢不足其意也其已刻之類中其先生其
 其湯漁補其已刻之類中其先生其
 之士不可不以金肥其為後世之傳不猶以其

文也而思必其淑與之乎年惟夫怵務去粒
所狗名者難生有情玩在道不心已而後
若者可謂之純不可以為節有義者亦淑
此者以為而後節一者可謂之節不可以
為仁以費乎仁者無以累而為自以多為累
也者其於後身與妻子之念而欲自得者
必不處於之謂文字之習乎漢先生之文辭
其心之何安者之以及其身之存者乎年

抑古之言曰年者是也居後身且年
仁者象之章曰一男一女是情妻子此世情也
無情者與妻子之念他人也然以產者其
於此在去逆旅去留其素則返駕車馬
未也其後也困以條去宋則指之不易自
非以能於涉糶則其不無道也方且以純
者謂一以望任為已責而一以是也其心
者何安也其論文也則曰學士人之道則

第以善之學。聖人之責。紀惟足不可。以將
并其言。有先之矣。又曰。古之士。多不重
於文。藝文。藝。雖罕。文亦貴。而博之。亦愛其
人。故也。夫。以其人。於文。藝。之。非。難。以。生。人。
道。於。之。故。為。難。不。或。於。生。人。之。言。以。為。道。之。
皆。也。狗。以。為。名。事。以。是。其。勢。之。者。而。及
也。智。才。以。及。而。心。身。與。焉。則。一。死。非。以。塞
其。存。其。責。有。重。於。死。也。一。節。能。以。以。為。

道。為。其。道。有。大。於。為。也。其。視。力。也。程。逆
殊。而。不。忍。以。力。為。之。索。其。視。妻。子。於。車。
身。之。御。也。而。不。能。以。妻。子。為。身。困。在。視
為。視。在。其。為。夫。不。必。於。身。死。之。不。必。於。金
生。其。於。生。而。死。也。程。之。與。嘿。皆。其。不。宜
自。也。也。以。是。死。之。謂。有。淑。於。先。生。不。可。或
不。存。仁。而。未。之。有。得。每。於。古。人。在。善。者
必。設。力。受。之。以。懸。能。也。子。如。譽。焉。淑。於。

先生之淮南多故高邑之得降也
之崇而雷侯之刻先生文集志此其鄉
之子弟可謂志氣之日守其志多為
於此手因慨然序之雷侯名達字時
漸字丑進士鄉豐城人先生名謙
此乃自有傳事考附以誌感立末間
是為序三十三卷仲冬吉水一經洪光序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元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卜官
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至生闕闕生髮盡白嗜
欲淡甚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者始密歲環攻之與京
兆張亨游享臨川吳澄弟字善談文理闕之學因絕出擢
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官稍
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無良者數千帖帖不詳泗無麥民
以乏故事不敢聞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得減賦
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
羅拜馬首相隨弗忍離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

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
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拂衣竟歸屋無何
復召脩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
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嚴最法力行之使上從之
藩王府諸校白晝殺人金道上勢如狼闕遣卒捕之上思
治切議遣巡察郡國闕言向奉使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
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不聽後
闕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闕忠亮不加
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峭直無忌人勸闕少辟禍闕曰吾
縱昏豈不知犯龍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

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
迂闊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為行服終身
不嫁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檄不下出
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峻山負粟輸官者厄於
道險費倍倍闕命以布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
其私人闕輒抗詞沮之會有徭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
敢讓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
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
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弟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
之三日皆集右丞行湖南章宣慰以婆律香贄闕闕覺重

辭之香中果貽黃金章歎曰余誓達官無弗受潔如冰壺者唯余公一人耳後以集賢經歷召入預脩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廉訪司事發奸擿伏總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婺定賦藝役小大各違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告台肆毒殘衢民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隱青陽山丁丑氏憂闕性至孝晝夜號慟不絕聞者至洒泣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脫忽爾不花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闕對使者曰為臣死忠正在今日闕何敢辭即之官

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也闕從間道入推赤心置人腹中復轉粟以哺餓夫民翕然歸四方來依者日衆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闕殺傷相當至日吳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至繕城浚濠脩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噪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乘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唯安慶巋然獨存賊來戰又數敗却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及與闕捕殺之闕

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之賊計窮復令闕故人以其言說
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斬于東門潛山有虎傷人
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不傷人功上朝廷俾為真
陞同知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賜以上尊及黃金束帶江
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置戟上為戲公江州
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禱退之咸服其義至
有來降愿充將校者溪洞貓獠兵屯潯陽命使者率百輩
腰刀直入脅闕使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
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
將不細後竟如其言轉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左丞賜

三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
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
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寇大集諸部圍城戰艦
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
猶率眾巷戰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闕乎戰馬曰
余恨不得嚼啐汝肉吐餒烏為軍復受汝官耶賊怒奉長
鎗欲刺闕闕遂自剄沈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律氏聞之
亦率其子德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
國我等何負余將軍耶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
闕淮南行省平章謚曰文忠公闕為人剛簡有智勇不

忠宣公傳
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推孝義惟恐後每解政爾
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集錄
皆精緻可傳贊曰於戲闕其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
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
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其心効死而不可奪
也後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上貫霄
漢必粲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疑為瑞雲闕雖死而
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
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闕又似過之矣
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

至注下君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悽迷於
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據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
者金華宋灑景灑撰

死節記

有元設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柱稷之臣歷歷可記至正
辛卯兵起淮瀨城畫慶江淮之間能扞禦大郡全畫名節
者守舒帥余公廷心一人而已公家世河西自擢高科歷
要職以浙東僉憲來鎮舒郡始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
之地皆盜柵也公身率壯士累戰而勝盜遂退乃為攘剔
傍近之地令民耕之大築城壘備才戟募勇士以固克鎮

癸巳秋國朝命太師右丞相脫脫征討江漢使至舒公即奉命率兵卒出境戰潰群寇遂平樅陽盜柵維時湖廣陳天諒據上流趙雙刀據池陽公常具戰艦數百艘借糶江西往來皆為二兵邀遮然與戰無不克捷或誘至城下而設奇俘獲尤多盜為股慄舒屬六邑皆為盜所據民有逃亡至郡者乏絕糧饋公捐祿米一百石以賑恤民乃安凡盜至民亦為力戰時予自閩海還舒謁公於館下公延予門塾俾教授子弟翌日侍公於城之南樓語及國家顧謂予曰余荷國恩以進士及第歷省憲居館閣每愧無報今國家多難授予以兵戎重寄豈予所堪然古人有言為子

死孝為臣死忠萬一不幸吾知盡吾忠而已丁酉冬十月上流陳寇至郡城圍及兩月公累出奇兵以戰陳寇至者甚衆其屬邑逃難之民悉思効義以報且戰且守寇兵遂弱城柵益堅盜思不能獨勝乃會趙雙刀水軍上下來攻戰艦萬艘輦鼓震動砲石砰礮公益厲將士民亦無懼色十一月趙寇急攻城南門陳寇攻城東門戰數十合士氣頗怠公駐甲於城東之練樹灣二寇挑戈渡濠來戰公持刃躬自殺之俱墮死於濠池一賊又復登岸公復奮兵刺殺之陳寇望嘆曰詩書之帥必如是夫使天下皆余公也何患城守之不固哉有頃諸將復集皆愧私相語曰元帥

躬自奮勇吾生何為皆踴躍思戰陳寇見兵勢復盛遂皆退十二月趙寇復攻城東公誓將士曰今城守孤危汝等當為國宣力有功者當以吾爵授汝不然則戮以徇將士受命亦皆以死自誓血戰至暮兵稍不利公被矢傷及左日神思昏惑將士遂衛公還暨至閩內甦而驚愕謂左右曰全忠報國吾分內事耳使吾得死其地吾瞑目無憾汝奚以我歸耶於是將士復衛公出戍戊春正月盜整兵太合舳艫延巨旗幟啖啖公率將士及城居之民戰於城西門力敵至午城遂陷公拔劍自刎墮濠西清水塘而死陳氏以金購求得之具棺槨衣衾葬於城外公之夫人蔣氏

聞公仗節即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名德臣時年十八能熟記諸經書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為乃溺死於後園之深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力亦戰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為義兵萬戶自城外馳單騎回其家人勸之降李怒曰吾受元帥節制平日甘苦元帥與吾共之元帥已死吾降異日何以見元帥於地下且曰尔等亦當隨吾盡忠毋為人所魚肉乃盡驅之一室無大小咸殛殺之然後坐取巨觥以飲拔刀自刎而死賊衆入見斷其首而去其餘將士若萬戶紀守中金勝宗鎮撫陳彬千戶那海經屋段玉等俱不肯降咸戰死於鋒鏑之下噫自古天下有威

必有素然以予觀之三代而下漢唐及宋未有如元運之
威者奈何承平日久武備不脩一旦兵起淮漢為臣子者
或擁兵自衛或望風而降如是中原失守而忠臣義士
何人斯稽之史冊自古忠烈烜赫者惟唐巡遠宋文天祥
而已若吾余公廷心鍾光岳之靈氣有文武之全材方氣
運之盛黼黻大猷煥然可述當多難之秋戰守之功鮮有
儷者及夫援絕城陷竟能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尤人之所
不及先民有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此之謂歟然
公之忠節固職之所當為而公之夫人若子若女一門之
節義又世之所無者予素居公之館下凡公之政蹟未及

枚舉而公之大節敢不紀之以傳諸後故為之記仍贊曰
於赫元運篤生名臣識綜今古學究天人扞此大邦戎備
整飭允文允武克著厥蹟古有巡遠公實邁之猗歟忠節
敢揚頌詩至正戊戌太原賈良伯為記

近考余忠宣公夫人死節姓氏大史宋先生傳書耶
卜氏元史節要載耶律氏死節記作夫人蔣氏書記
不一莫得其的僕因細詢先生姪孫宗烈云叔祖父
有妻耶律耶卜氏叔祖母夫人實蔣氏子德臣年十
八女安安年十四皆其所生故常服膺則知向者所
書皆妻姓氏也恐泯其嫡之貞節遂書之記末以示

又遠維陽張毅識

讀余左丞傳

余忠宣公當四方土崩之時守安慶郡用為合市井之衆與強敵堅拒及城陷妻孥同死之其麾下相從而死者千餘人夫妻孥之死以公亡無所恃為命猶可言也彼千人者又其妻孥之所恃而於公固無血氣之親也公亡則法制弛城陷則戰格息孰為驅平所恃者至衆而所以驅之者至鮮然而千人不惜一死何哉公倡之也夫倡之為勢也猶夫決壅闕溢而瀉百川其後至者皆其所不容已也人之心觸則感慕習則玩而不駭久則化而不歸

此係於一人為之先先之以誠則繼之者自至唐虞之時聖賢聚於一堂士君子生於比屋非獨其性善也先之者非一人也有人於此見賢焉必思齊與不善人俱則載胥及溺此非一人先後頓殊所恃者在人故也恃者在人無是人則已矣故謂之凡民所貴於君子者謂其以身為天下國家倡能以身為天下國家倡則是身也人與存人與亡其存也為其可恃其亡也為其可悲其可恃與可悲也不在乎利害而在乎是非之間是非明則利害固有其所不恤千人是矣嗚呼人之生其為倡人者乎其為人所倡乎天之生人也其止於千人之人乎抑亦有進於此者乎讀

忠宣文集傳
公傳者思之丙午春吉水羅洪先識

余忠宣集目錄

卷一

詩

擬古二首

白馬誰家子

擬古揚沛

天門山

送錡伯溫之江西廉使

送李好古御史

送晉原理御史

送霍維肅令尹

秋興亭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合肥縣學教諭洪大瀆重校

安南王留宴

九日鄂渚登高

吕公亭

詠井上桃花

先天觀

黃鶴樓

別樊時中

宴晴江山拱北樓

山亭會琴圖

元興寺二首

大別山栢樹

竹喚

題虞邵菴送別圖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題段應奉山水圖三首

嘉樹軒

鶴齋

栢祥翁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

龍丘菴吟

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送黃紹及第歸江西

送胥式南還

題合魯易之四明山水圖

題黃河清民岑幽居

題施氏西嶼書堂

送方以愚之嘉興推官

王雪坡

劉氏聽雪樓

光祿主事席仲桓海棠圖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合魯易之鄞江送別圖

宋顯夫學士輓詩

馬伯庸中丞哀詩

輓祝著遠經歷

紅梅翠竹園

蛾眉亭

南山贈隱者

賦得慈恩寺塔

蘭亭

汪尚書夫人輓詩

贈澄上人

贈山中道士善琴

紅葵映蝶圖

自集賢館入大龍山

安慶郡庠後亭宴董僉事

題周伯寧畫

九日宴盛唐門

登太平寺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宴盧僉事

寄題環秀亭

題溪樓

奉和首南上人喜雨

送康上人往三城

七哀

葛編脩輓歌

凌孝女詩

賦得鉅野澤

夜坐

送張有恒

宋祭酒輓歌

謝堯章妻輓歌

送李伯寔下第還江西

美浦江鄭氏義門

大口迎駕二首

送王關赴泗州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雲松樓

楊平章崇德樓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有所思

長安陌

伯九德興學詩

送孫教授

賦得君子泉

賦得春鴈送司執中

賦得蛾眉亭

南歸偶書二首

別樊時中廉使

段吉甫助教別墅圖

卷二

序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送月彥明赴行都水監序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李克復赴贛州詩序

楊顯民詩集序

貢泰父文集序

送葛元哲序

送許具瞻序

贈鍾彥通使還京序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聚魁堂詩序

送李宗泰序

歲乘法疏後序

卷三

記

合章亭記

穰縣學記

湘陰州鎮湘橋記

漢陽府大成樂記

新脩大寧宮記

梯雲庄記

合肥脩城記

大節堂記

憲使董公均役記

卷四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安慶城隍顯忠靈佑王碑

化城寺碑

濟夷堂銘

青陽縣尹表君功銘并序

勉學齋銘

錫府君墓銘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張同知墓表

兩伍張氏阡表

卷五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書

卷五

上賀丞相書

上賀丞相書

再上賀丞相書

再上賀丞相書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與月可察爾平章書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與魯舜功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與劉彥昂書

卷六

雜著

題宋碩主簿論朋黨書後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跋揭侍講遺墨後

題徐穎詩集後

御書贊

潛嶽禱雨文

勉勵葉縣尹手批

西海祝文

后土祝文

西嶽祝文

河瀆祝文

江瀆祝文

中鎮祝文

西鎮祝文

湖廣省正旦賀表

正旦賀箋

聖節賀表

書合魯易之作穎川老翁語後

濟川字說

賁晦

題永明壽禪師唯心訣後

題黃氏貞節集

染習寓語

結交警語

余忠宣集卷一

詩

擬古二首

昔在西京日縱觀質前聞皇皇九衢裏列第起朱門借問
誰所居丞相大將軍平明事遊謁車馬若雲屯芍藥調羹
鼎拂狄鑄酒尊頌聲美東魯逸奏出西秦迴風薄蘭氣十
里揚清芬東家有狂生容顏若中人謬言擬宣尼幽思切
玄文著書空自苦名宦乃不振悠悠千載下安有揚子雲

又

昊天轉時律大火西南馳勁雨發群籟白雲降巖壑攬衣

起視夜明月鑿薄帷翩翩征馬翔叩叩寒望悲紅蘭委芳
采柏葉亦離披喬喬千丈松孤生泰山隈凝霜裂其膚層
冰斷其根摧殘若傾蓋蒼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宜
哉哉

白馬誰家子

白馬誰家子綠纒纒胡纒腰間雙寶劍瓊瑤雪花明甫出
金華省還過五鳳城君王賜顏色七寶奉威聲夜入瓊樓
欽金鎖滿繡楹燕姬陳屢舞楚女奏鳴箏慷慨願賓從英
風四座生一朝富貴豈不如秋草榮豈妻固貧賤千載有
餘名

擬古揚沛

揚生仕州縣謀國不謀身一朝解印綬歸來但長貧茅茨
上穿漏頽垣翳綠榛空牀積風雨蝸牛止其中辛苦豈足
念殺身且成人

天門山 保寧知府楊丹梓人作記

揚子博地志名山屢出王但言隱彌匪崇冠峙高梁井絡
通遙向天經列鉅障群峯如齒蒼歷亂發金塘玉壘既岨
崿天門迥開張宛垂連紫蓋丹泉灑石床入門蔭脩竹中
夏若寒霜靈鳥多異色中林皆妙香耀真啓幽室積石構
瑤房萬里秘冥奧千秋阻秩望惟應學仙侶結桂共相羊

送錫伯溫之江西廉使得雲字

祖帳依山館車蓋何繽紛使君驅駟馬衣上繡成文中坐
陳綺席羽觴流薄薰情多酒行急急促歌吹殷况我同鄉
友同館復同群初暘麗神臯遙望澄遠氛迴鏡望雙闕五
色若卿雲蒼茫歲年徂東西岐路分道長會日遠何以奉
殷勤惟有凌霜柏天寒可贈君

送李好古之南臺御史

都門相送處旭日動蘭暉綺樹鶯初下金溝絮漸飛分驂
向遠道把袂戀音徽去去江南陌應看滿路威

送晉原理之南臺御史兼東察士安

霜暑起南天雲霄盡榜懸兩幃猶可對二妙古難全夏木
籠彫檻風華度繡進時應聯騎出誰謂非神仙

送霍維肅令尹

握手蘭宮外朝光滿禁塗山寒知塞近苑靜覺鶯踈草草
離樽既悠悠征輶驅還應軫時念不羨報金吾

秋興亭

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雙城共臨水兩岸起飛樓漢渚
深初綠江臯迥易秋金風揚素浪丹霞麗綵舟登高及佳
日能賦命良傳御者奉旨酒庖人供膳羞一為山水媚能
令車騎留為語同懷者有暇即來遊

安南王留宴

將命生藩服式禮奉國賓賢王重意氣延客到華廂肅肅
高堂上圓方饋八珍齊優襍趙女歌曲一何新遺響從風
發彫梁落素塵中觴每傳滿眷眷難具陳厚往已有愧懷
報恐無因

九日鄂渚登高

南州理秋後嘉節協乾陽爰與幕中友臨眺涉崇岡維時
天氣肅芬菊已沾霜雷雷風振谷淒淒日在房高雲歛楚
岫曜景遊川漲微徑出丹林列坐泛金觴佳賓未會合良
會安可常英曹幸文雅餞酬寧計行預恐還吹帽煩君戒

太康

呂公亭

鄂渚江漢會茲亭宅其幽我来窺石鏡兼得眺芳洲遠
雲中沒春江雨外流何如乘白鶴吹笛過南樓

詠井上桃花

本是仙源種移來禁中栽為愛妖燒色偏臨露井開

先天觀

仙客鍊金地蒼山深幾重至今龍虎氣猶在琵琶峯峯前
石路整金澗岳揚嶺萬壑闕阿宮千年奉丹鼎日日采三
秀人人吹玉笙既要王子晉復命書雙城方朔金門步未

來多自豫青鳥幾時還御書寄君去北闕懷美祿南山思
遠遊勞心如御水東去復西流

黃鶴樓

崔嵬黃鶴嶺歸翹構楚材澄江還畫楯連城抗鉛階彫衡
朱鳥峙淵井綠荷開隱見長沙渚想望陽雲臺晴霄一仰
止輪奐信美哉淮南儻好道日夕化人來

別樊時中

桃花灼灼柳絲柔五馬看君發鄂州懊惱人生是離別不
如江漢共東流

宴晴江山拱北樓

漢城開繡閣蕭然似渚宮晴江華楯外列岫綺錢中樹色
青罇綠荷花女臉紅賢王敬愛客樂宴意何終

山亭會琴圖

連山環絕壑雲木亂紛披中有抱琴者有如榮落期蕭然
人不去問子欲何為

元興寺二首絕塵軒

網軒開翠嶼山水下葱蘢江中寶塔擁樹杪畫欄紅心融
二陣滅境靜六塵空應似青蓮葉舞開綠水中

又壓雪軒

軒轅鑄鼎處仙臺成畫圖寒雲生洞渚暝色入蒼梧如霧

飄舟閣非烟起玉爐年年漫來此無處挽龍胡

大別山栢樹

奇樹如蛟蜃盤甌上虛空孤生雖異桂半死及如桐香
金爐氣色映綺錢中靈從后皇服年隨天地終常瞻光
翠終古鬱葱葱

竹嶼

秋水鏡臺隍孤州入水林荒地如方丈好山接會稽長紫
林中合紅蓮葉底香何人酒船裏似是賀知章

題虞邵菴送別圖

南州山水麗中田歲事豐時貞文物繁道合朋輩同濟濟
衆君子班坐蔭青松迴洲環雁月丹林結綵虹翔鷗方矯
矯鳴鴈亦嗚嗚即趣情已展染翰思彌工子亦幽棲者
冠朝北宮披圖誦佳詠邈爾想高風

送危應奉分院上京

曉路傳清警金輿夾綵旂還如向姑射詎比幸并泉苑
紛成幄關榆始委錢從臣偏寵近載筆慢城邊

題段應奉山水圖二首

未如剡溪水山似剡溪山想見鱸魚美扁舟常不還

又

花隱玉堂署曲几對雲峯為問江南客何如九里松

嘉樹軒為胡士恭作

嘉植將百歲積翠廣庭間
高柯出閭巷低枝蔭井乾
流香從風颺芳氣散如蘭
別有清霜節將同綺樹看

鶴齋為薛茂弘道士賦

素縣飛鳧鳥琴高駕赤鱗
豈若青田鶴蕭洒洒仙倫
刷羽其樹側振浹莘池津
騫騰望霄漢逸氣已冲天
鍊液諒有驗滅景入無垠
還乘過緱嶺舉手謝鄉人

禎祥菊為沙伽班院使賦

舊花已萎絕新花迺再芳
都緣稟金氣特解傲司歲
旖旎生殘馥歲華出故房
應憐蕙質戢穎委微霜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遙
言從天竺寺自度小春橋
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
相送將何贈期君保後凋

龍丘叢吟贈程子正

戰龍起新室群鳥亦翩翩
偉哉龍丘生抱琴歸故山
仰視天際鴻俯弄席上絃
清音發踈越逸響遺澗泉
悠悠鳳翔漢婉婉虬媚川
清風自千古何用能革玄

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郡等烹鮮
况茲久凋瘵望治切宸淵
綬組承明裏結駟雙闕前
燕郊芳草歇商墟大火懸
高懷薄雲

漢攬轡殊慨然揆予昧時用載橐從甘泉庶聞兩岐詠為
于書汗篇

送黃紹及第歸江西

上林華落盡東門餞別初遊絲橫輦道金波溢鏤渠含鴈
不能飲躑躅此城隅念子正英妙丹泉媚綠藻翻然阻山
岫邈爾問離居芸閣誰同坐蒲生孰共書時應有詞賦為
寄北飛魚

送胥式南還

孟冬寒律應原野降繁霜客子倦遊覽結筇還故鄉驅車
出城闕旭日懸晶光綺宮上爛爛翠閣後蒼蒼豈無涼華
志晞景發清揚富貴在榮遇貧賤有安行恒恐歲年迫舉
蘭凋紫芳君看沙上鴈騫翮乃隨陽

題合魯易之四明山水圖

窓中望蒼翠春木起晨霏孤嶂繞盈尺長松未合圍蕭蕭
此仙客日日候岩扉念爾空延佇王孫且未歸

題黃河清良岑幽居

大明照四海之子乃陸沉遠絕仁義絆結宇幽藪陰蒼蒼
谷中路蘄蘄北山岑窓鷺響初蔭隴月頽夕林時憑曲水
几蕭散發長吟委化涼為達滯樂恐遂淫援琴鼓招隱念
子為薰心

題施氏西嶼書堂

中智得貴性得性非易求羨君泝水曲松竹蔽層丘春秋
當佳日兄弟各命傳摠轡凌晨術展席面綠流參差瓊峰
出泓澄綺績周細荷承繡宇黃鳥響疏樓起坐玩芳帙為
樂鮮優游河陽耻巧宦建春壓旅愁安得周公瑾為館孫
仲謀

送方以愚之嘉興推官

帝仁同禹泣典憲輟朝纓我友膺時選御命出承明是日
芳節屆列餞多鉅卿桃花疑韶色鳥嘯禱歌聲仰獻一杯
酒速慰千里行丈夫有遠業文墨非所營勉布惟良政持

用卷皇情

王雪坡為周伯溫賦

江梅有至性能怡君子顏開花競芳節權秀帶春寒惟與
玉同色還嗤雪易殘芳香拂羅袖如薰金博山置此賓席
上人人別意看

題劉氏聽雪樓

羣峰擁臨檻脩竹鬱蒼蒼蔭向曲池好聲惟雪夜清天寒
三日卧人道是袁生

題先祿主事席仲桓海棠圖

沈香羯鼓打春寒終見開時又見闌爭似君家屏幃裏年

年歲歲有花看

送王其用隨州省親

都門楊柳萬絲垂
城下行人駟牡駢
宮中近得三年謁
篋裏新裁五色衣
漢臯秋晚遊娼少
夢渚波寒獵火微
我有
悉心似征鴈
隨君日日向南飛

題合魯易之鄆江送別圖

欲去更還願
依依戀所知
今朝去京日
似子渡江時

宋顯夫學士輓詩

紫陌暗蒼茫
松門近太行
悲筋翼唇軸
素綬引魚荒
故筆誰採取
神書永共藏
愁尋持橐地
秋陰結女林

馬伯庸中丞哀詩

結纓趨魏闕
俛仰二十霜
化運易遷逝
故老今盡亡
維時遊公門
時節會高堂
崢嶸奉餘論
炫耀晞報章
制若綉繡陳
聲若寶瑟張
儀若龍文鼎
燁若照夜璫
芊眠山工巧
幻妙極豪芒
抽思究皇術
振藻詠時康
是時朝廷上
才彥侯有望
公如逸虬出
萬驥為留行
念此今已矣
松柏杳茫茫
驅車入珂里
窮門委舊衡
珠移青淵涸
桃盡故蹊荒
龍火出勁秋
玉衡變春湯
朝榮計已殞
夕香豈不芳
感彼推輪始
惻惻我心傷

祝蕃遠經歷輓詩

逸軌無還轍驚川有怨思蒼苔生舊館素簡委空帷
誰相弔虞翻少見知惟應問道者廬菴薦江離

題紅梅翠竹圖

竹葉梅花一色春盈盈翠鈿掩丹唇休言畫史無情思却
勝宮中剪綵人

題蛾眉亭

空亭嫩牛渚高高凌紫氛澄江萬里至華嶠兩眉分落日
兼霞綵流光成綺紋憑軒引蘭酌休憶謝將軍

南山贈隱者

君家南山下南山果何如開如陣雲黑向背凌空虛木客

採薜荔怨女詠薜蘿何當牽白犬見君巖下書

賦得慈恩寺塔送李惟中赴西臺侍御

祇園開塔廟遐瞰盡三秦瑠玉裁文陛金銅結綺輪高標
雙闕外流影灞陵津攬轡還登眺題名繼昔人

蘭亭

奉節過東鄙揔轡臨越墟覽此崇山阿亭樹猶晉餘陽林
積珍木楔館䟽鑿渠徵風旋輕瀨宛委寫成書秋杪霜露
滋清商滿縣隅紅蓮凋綺蓋微瀾見躍魚藉芳泛羽觴
聽良有娛逍遙大化內豈必三月初

汪尚書夫人輓詩

宣宣引長綏簫鳴閭井間旌連綺霞閣路指教亭山泉底
爲臺掩城中翟蓋還尚書老歸國誰與襲芳蘭

贈澄上人

壞色衣裳護七條手持經卷意蕭蕭頭陀寺裏相逢後又
向天台訪石橋

贈山中道士善琴

山中道士綠荷衣新抱瑤琴出翠微已與塵緣斷來遑逢
人猶鼓雉朝飛

題紅萼蛺蝶圖

蛺蝶既無數秋花赤滿枝終焉不飛去似怨弄芳遲

自集賢橫入火龍山

曉公標楚甸茲嶺孕奇形翠積橫江滸崇冠呂蒙城飛途
入中林平岡駐我旌延望失來術周覽多所經我我石窓
轟窅窅巖岫冥離離雲朝濟粲粲樹敷榮關弓射鳴鴈群
谷振弦聲仰憐山人居俯悅洞下耕蒼龍啓春候金虎救
光精權家既非學農用或可明願言同載者爲爾鑄阿兵
安慶郡庠後亭講董僉事 亭名天開圖畫

鯨鯢起襄漢郡邑盡燒殘茲城獨完好使者一開顏省風
降文圃拜節遵曲干雙池夾行徑累榭在雲間天淨群峰
出地迥蒼江環霞生射蛟臺鴈沒逢龍山開罇華堂上命

酌傾危闌主人送瑤爵但云嘉會難豈為杯酒謹樂此罷
民安魄淵無恒彩清川有急瀾明晨起驟服相望阻重關
殺樓起無象平陸忽成紅蒼生既猛虜日馭經紛紅舉目
墟里間但見蒿與蓬惟有王官谷于今似畫中

題周伯寧畫

九日宴盛唐門

今日良宴集玉帳設金縣賓稱此嘉辰令德應重乾
秋陽升湛湛江景鮮西馳三澁津東瞻九華山文湍帶粉
堞卿雲覆綵旃清歌送銀爵泛此秋花研嗟予遠征人別
家今四年采薇夜歸戍操築朝治垣微此一日歡苦辛良

可憐中觴感前謀撫運當泰年燔柴盛唐郡泛舟樅江前
臨川射長蛟雄風推八埏豎儒縲從役任重力迺綿武功
既無成文德何由宣微勳倘有濟敢愧魯仲連

登太平寺次韻董憲副

蕭寺行春望下方城中雲物變淒涼野人籬落通瀟口賈
客帆檣出漢陽多難漸平堪對酒一罇未盡更焚香憑將
使者陽春曲消盡征人鬢上霜

三月廿九日郡庠後亭燕盧啓先僉事

晨集疑江渚列席當憲樓斯亭信顯敞翠嶺帶澄川潮駕
宜城步山積司空原青松紛被徑紅桃競發園衆賓起為

壽繁轉出嬌絃中觴念遠離歲行已再遷漂洋有特合浮
雲未見旋今朝不為樂來會知何年

寄題環秀亭五祖寺

宗老來相報黃梅盜已平傳聞一峯下還有九江橫象楮
誰能壞香臺積可成憑詢幾小劫又復到昆明

題溪樓

溪水綠悠悠高樓在溪上日暮望江南舟中采菱唱

奉和旨南土人喜雨之什并良雖不作詩不妨一
觀也

出軍橫門道采薇皖溪水襟耕不逢年軍士常飢餒奉牲

走群望悃迫忘汝爾皇皇大司命配天奠南紀方屯啓時
澤拯民出穎死雲章覆膚寸雨勢來不已睇嶺三峯深行
阡九江起開房各奉萊摺葉方泥泥說郊君牡駢鱸野田
唆喜未論車箱滿已見沽酒肯斯民既云樂兵甲行可洗
赫靈有耿祉壽夭誠在已滂陰無往轍薄伐有凶理撫事
非偶然涼薄那致此騁辭繼周頌屢豐自天子

送康上人往三城

嘗登大龍嶺橫梨視四方原野何蕭條白骨紛交橫維昔
休明日茲城冠荆楊芳郊列華屋文縷被五章乘車衣綺
繡貴擬金與張此徇誰所為念之五內傷堅儒謬乘障永

頽天降康縱陽將解甲旣色寢開疆耕夫緣南畝士女各
在素念子中林士振策亦有行我聞三城美龍巖在其傍
連林積脩阻下有澄湖光明當洗甲兵從子卧石牀

七哀

殷武誦深阻周魯歌東征聖哲則有然我何敢留行斬牲
祀怒時鼙鼓起前旌野布魚麗陣山鳴鈇吹聲函關何用
塞受降行已城路逢故鄉人取書寄東京寄言東京友勉
樹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

葛編解輓歌 景光

昔別情何樂今還語向誰幽房通貝闕空館胃蕪絲未過

徐公墓徒懷有道一扁舟望湖曲清淡濕江離

凌孝女詩

王哀廢蓼莪女亦有凌娥哭魚奉慈母淒涼蔭女墓幽藜
啼蕙露芳樹罷鷺鷥迢遞城南路諸姑將謂何

賦得鉅野澤下送宋顯夫僉事之南山

堤上柳沉沉春蒲汎汎渚禽濟田東滙闊汶水北流深
依中沚浮雲積太陰一微茫看不盡渾似醉時心

夜坐和成太常二首

片月生碣石微光挂玉弓秋河空宿窕遙映建章宮
知時節南飛正匆匆感君思親味惻惻此心中

又
羣牛表宮雉華星動綺霞
沉沉鳩鵲觀悠悠清漏傳
燕才
愧三益虛食念百塵綿
恩至中旦莫繼瑤華篇

送張有恒赴安慶郡經歷

曉路通高嶂春城入大江
草生垂釣浦人語讀書窓
肅容
移茶鼎行田載酒缸
幕坐誰得似高步絕紛龐

宋祭酒輓歌二首

文章知有數耆舊忽先零
東井開圖書西山闕爽靈
司徒
虛執饋太史早垂銘
悵望平生心縹緲時時問客心

又

東閣哀長別南宮闕嗣者
相知誰復舊為報果如今
江漢
無時返奎文永夜深淒涼
釣魚地落日下遙陰

謝光章妻輓歌

草滿章臺墓松欹石柱
盧憶歸司隸里能誦伏生書
夜哭
聞茅店春祠襟筍菹傷心
夫與子塵簡若為舒

送李伯寔下第還江西

之子不得意南行無怨辭
官河人杳杳客路雨絲絲
古木
淮陰市春城孺子祠
悽然十里別為賦小星詩

美浦江鄭氏義門
復大篆浙東第一家
五字以旌之

省風浦江許憑軾歷高門
借問居幾何九世今不分
解縣

青松林愛此季與昆檢身事先訓禮度尤恭溫生祥亦何
用有後天所敦常棣閔叔咸屬階悲婦言一朝或問念喪
敗寧具論清源無濁流芳蘭有競芬摘毫誦勿替勉哉賢
子孫

大口迎駕和觀應奉韻二首

晨光開翠嶂廣路淨炎氛王馱度流水華蓋爛垂雲既御
大宛馬還朝鯁海君都人望旌纛樂哉歌采芹

又

仗出彈箏峽川原毅騎分天行肅大化時邁耀前聞整蹕
傳清道激吹入行雲日暮望雙闕草木亦欣欣

送王關赴泗州行捕提舉

蒼茫吳楚會縱橫淮坂流春水未泮渚芳杜已生洲揚旌
朱樓前張獵青山幽獻功效大兕亦致公子裘消搖足為
樂何嗟晚不侯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霞英塔望國灼灼詠桃夭操觚染芳藻短髮未勝翹始聆
白雪句兼傳黃竹謠蘭萌初映砌春霜已降霄秋榛覆故
隴驚蓬颯迴飈金尊與瑤席庶足奉仁嬌

雲松樓

初日高樓上卷幔對黃山黃山出霄漢爛熳發青蓮參差

非一狀朝夕看屢妍九華承雙鳥敬亭附駢遙漫漫雲暮
顧沈沈松覆泉清廳坐中起如聞帝女絃靜有幽事樂動
無塵慮牽消搖悅心目茲道何長年

楊平章崇德樓

重城控秋塞丹樓耀芳甸頽霞上氛氲蒼林下葱蒨長河
城邊急積岨窓中見遠鴈城居延行雲歸鄴善大賢謝卿
相垂帟化鄉縣春虫觸寶瑟餘花飄玉斝方從董園樂陋
彼訶梁轉伊予去山澤寒齋秋草徧載覽登樓篇益重臨
淵羨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玄武夕始正華月生秋旻金波何穆穆綠桂滿中輪徘徊
出西陸照耀此甌閩光流河宿隱氣隨商律振餘輝動軒
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嘉猷五政亦已陳樂哉一卮酒光
矣同庶人

有所思

春風起寒色春衣方重熏新裝捲羅幕清唱入行雲
若流月芳澤謝蘭芬嬋娟信無度我思何在君

長安陌

浩浩長安陌瑤樓夾廣塵鴛鴦御溝上芍藥吹樓前
追韓嫣金尊約鄭虔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伯九德興學詩

上德撫玄運，顧俊尹神京。三雍承髦士，五學訓齊氓。登歌陳羽縣，寫刀奉麗牲。優游樂清化，大道嘉方行。

送孫教授

皇情重聲教，宵裝爾載馳。邊城南櫛外，禮殿左江臨。揖讓陳柳噐，弦歌蔭薜帷。全勝宜春郭，花落閉門時。

賦得君子泉送彭公權為黃州教

君子沒已久，遺井郡齋中。本寓思人意，無全澤物功。銀牀駁故蘚，玉甃薄寒桐。幾日趨官舍，橫經誦養蒙。

賦得春鴈送司執中江西憲候

春風起蘋末，旅鴈尚回翔。乳鴨嬌同唳，新蒲短可藏。應懷洞庭水，非避塞垣霜。客路頻懷舊，題書寄帝鄉。

賦得蛾眉亭送王德常御史赴南臺

江亭望華嶸，望望似脩眉。掃黛偏能巧，含顰知為誰。娟娟微雨裏，脉脉夕陽時。千里乘驄去，因之傷別離。

南歸偶書二首

帝城南下望江城，此去鄉關半月程。同向春風折楊柳，一般離別兩般情。

又

二月不歸三月歸，已將行篋換征衣。殷勤未報家園樹，

緩開花緩緩飛

別樊時中廉使

光祿橋西惜解携春星欲傍露盤低
自來宮柳多離思更看城烏在上啼

題段吉甫助教別墅圖

玉署掛新圖如君舊隱居峰高乃霞上
葉變是秋初游客看常在溪聲聽却無
只此同登望豈必命柴車

余忠宣集卷一

余忠宣集卷二

序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為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軍皆夏人人面多顴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燕即以

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祿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謹醉即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為常予初以為此異鄉相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肥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士薄而人之生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用武必不能篤於所教而區區遐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聲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迺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廳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為先而其職以學校為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為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專官非道徳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為民表也今皇帝初

思堂文集卷三
名公為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為廉訪使而吾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為河西君少雅科目龍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為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為尊官以蒞已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服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歸君焉

送月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悉平而河獨為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為甚下又若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枌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馮而其力之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秉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

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螂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既多大有所瀉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漸水之衍益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

異余嘗以為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獨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窮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方也數十年而河涉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涉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涉也難而其北涉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比者河北破金堤踰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迺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又遣平章政事薨名公御史中

丞李公及禮部尚書秦不花公沅兩挂有城及白馬而祀
之河之患不已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
其說獨尚書秦不花公以為當濬河棄道復引河以入彭
城而待制楊粹又力以為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
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相其便害或者以為當
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
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迺置都水分監以任其事選朝
臣之知水者為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為元幕將行以
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諺有之曰不習為吏賦已成
事以事已成者為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

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
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
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河亦不復德棣之間漢人
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泚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
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而使之
橫潰為吾民害也今夫廟堂之議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
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為河
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文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
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
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

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特一人之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迺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焉故為之叙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為民而賦稅為之後往年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為姦治之其心以為官為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為厲已會天子問民所苦迺以為民實水非姦

遂勅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為之使而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選是職自若之來官僚叶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况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為酒食予人人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之脩其溝澮相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哀矜而為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夫木之實繁者其技披其本疏者其幹拔

况於國與民乎哉故善樹木者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為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結大事果毅不擇利害而為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舟木繁盛宦僚具在各為詩以稱美之予故首序焉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肥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九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果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

甚大也皇元受命包舉兵革休養元元民既富庶美而又修禮樂定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邊豆疊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纍纍有焉當宋季時諸武臣之富貴眠三家茂如也而百餘年之後惟儒家子入為弟子出為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時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遠從古然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充通敏由郡直學為襄陽教諭宋亡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此行將大有得范氏之

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即位錄懷來切致高位者無慮數十百人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為最顯位平章總百度君臣一德統緒治古而韓公相業見稱於天下後世者設科取士其最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計偕如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今伯徵太常相往來又識克復屯田於京師比來佐泗州而君復為泗州屯田提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代賓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辱使納禮故以太常之事君者

事君朔月歲時必從諸僚友造君第君暇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我必為之傾蓋而後去君色嚴而氣和有學而知體坐終日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亶亶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辭也去年秋既書滿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處奏為贛州路總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九州之人往賀君闕在次舉璣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也深天下下志仁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錄勳舊家首言君斯文之興可俟矣請以為天下賀又曰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保功名以有光於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江之西

文教之感者曰吉日贛多士彬彬焉人之所以屬於學科
目之與也於韓公之始而屬於學獨不與韓公之季以治
哉贛雖荒難治君處之余知其為易也請以賀於是程泗
州賦詩四韻坐客人士皆為詩以道其行使書吾說以為
引

楊君顯民詩集序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
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
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
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共抱材蘊者又往
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
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
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
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
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為不朽而文辭者有幸有
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又可
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國而遇
知於當世士之彈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
客而遇知於當世者亦比比有之若豫章楊顯民者抱美

才蘊不屑於科目其自沒溺於山林之間當士群起而奮
遇之時而又終不肯一出以干時取譽是其中必有所養
而然也予雖不識顯民然聞其人力學而操行通古今之
務江南之士漸其澤而有名。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
州縣者亦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將老迺日蕭然吟
咏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始古有道之士耶余讀
而愛之其弟子涂穎持其所謂水北小房集者來京師將
刻之以傳於世余謂題其首使後知顯民南州之士有所
負者也是蓋有道之士也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
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為迂者亦聖賢以為美德遂任之一
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
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
聲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
得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
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為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
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交
於林也時泰父為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即與聚書有
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

史詞章古今天下治亂賢否圖書彙器無不言者意少適理
聯鑣過市據鞍談讕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
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
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竊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
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常然而
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
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
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為也因翱翔生放無所求於人已而
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
官不相見者為最久去年大原賀君為丞相蒐羅天下人
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為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為
應奉余適入朝為侍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
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銳然而紅白如常出其別後而
為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
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願乃自樹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克然非其中有所
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
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每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
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為也
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

魚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為三辰在地而為川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為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楊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為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二程

夫子之學其視楊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粹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至於聖人而後賢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為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以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者不能至矣金駱葛元哲舊以文章名江南既擢第其文又傳於京師衆謂元哲之文宜為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

業以傳於後世會有守率之選者以為興化錄事余知元
哲終以文選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別也故與之論文

送許具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竚曰聖人待小人心一
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于君子
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
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
謙以下為德者也初而謙謙下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
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
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焉有

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民既服君子
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不可聖人之
心猶以為吾之待小人者未之厚也又自反而撝謙故四
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已厚其謙已撝進而之五而小
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入也於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
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盛也利用侵伐
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盡心焉耳矣昔者禹
征有苗苗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禹遂有舜干之舉
此其所謂撝謙也謙猶撝而未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
已乎哉祖宗受命汛掃六合以有堯舜所未有之天下聖

天子紹承熙洽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空起
海隅剽民財犯官漕其罪可誅而區區赤子又特一將按
之力所能舉迺不以為罪止於招諭盜又止我省臣以承
降此无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宣此吏之罪也
盡變易瀕海之為宣慰及其郡縣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
三十八人親御便殿給符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
利撓謙而禹之所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
君具瞻當治鄞具瞻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
幹前知武義時攝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群訴憲府請遷君
金華之民亦群訴於憲府留君不敘其去其得民如此可
謂稱茲選矣故余為道聖天子愛民之深與夫所用其
者如此非惟具瞻亦以告夫民也

贈刑部掾史鏞彥通使還京序

舒岸大江為城北走英穎南亘番歙西通黃蘄湘漢鄂岳
東距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兵興所在從亂舒介
其間而獨徇義秉節不與之共戴天故群盜環攻之舒亦
不少屈撓日治矜戟弓矢以與之相格鬪盜大至則男婦
兵婦給餉童子負瓦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
年其勞如此故其富者日貧而貧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
里蕭然適其野榛莽没人不見行跡至其館廬蓋不治

率不具委積不充使者之道此怒而去者往往有焉其以
公事來者多賤賂以為喜愠喜為春愠為秋凜或怒而
去則民相與踉蹌曰禍其始此耳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
未寧速無事適已浚儀錮君彥通為秋官掾亦以事來居
郡浮圖每食蔬一器飯一盂饋之珍羞則辭書之財則罷
然以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創者涕泣以勞之
其居此持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傳曰有功
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閔其勞民之說也亦其宜
也臨川毛順孫愛君尤至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
合泚知君為掾廉而有能以為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
而冠諸其首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幽并為朔易元興舉堯舜未有之天下而一
之而幽并始為土中以為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荆揚數千
里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者至則手皸而足裂其居處
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鱸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
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為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
况浮圖老子之徒以遺外世俗為道其於名與利蓋有所
不屑故其至者尤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士方
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為名利之人也徐與

往來見其氣泊然其貌充然人與之談當世之事則俛而不吞獨其性好畫人以禮樂之始為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為余言太行者天下之脊而居庸古北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奇麗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巖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願見者今皆見之而有以慙吾志克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哉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技者與夫輪扁之為斲知斲之為美不知有王公之貴知斲之為得不知有晉楚之富故其為技也古今之善斲者莫加焉今子幾於是矣其有不臻於古者耶吾黨之學者苟遷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為詩以贈之

聚魁堂詩序

安慶郡文學秦宗德持其友人豫章嚴撰書來請曰去年丙申江西行中書之鄉試也臨江貢士有曾魯者偕其友廬陵解蒙高飛鳳劉倩玉俱就試寓上同舍往還復同舟而載折號四人者俱在甲乙選列捷報至高與劉解乃曰魯家鄉人因名魯氏之館曰聚魁堂云僕與魯姻婭也復率大夫士之能文辭者賦詩美之謂宗德常獲私於公書來請序願勿辭將以為榮焉余曰科目取士吾嘗司文衡於中外矣退而放其所得父子同榜者有之兄弟聯名者

忠宣文集卷三
有之師生俱在選者有之若同志同升鮮有聞如魯者
也其理似不偶然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不足泥也余惟愛
魯之友友得人而人之與魯交能登科目發身也由此而
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澤民將無不可吾意四方者亦嘗彈
冠相慶矣則親朋賦詩以志喜也固宜宗德曰斯言甚善
請書以為序

送李宗泰序

淮東西南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國者三郡曰廬壽舒
自盜興壽守先治戰備與民為守治輒敗然不能保其近
地民無耕收而長淮之餉道又絕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

地廣而大耕而守之者亦多矣然其民之
之所思非安樂之事則括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
則曰君使奉而辱之民餓以死城大而不能守乃歛四境
鄰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殺人而莫之
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
地皆重柵也幸戰而勝乃為探剔旁近之地令民耕之
是以護其作後其不能耕者時與之器城隍修耒耜
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歛於其年於其月而頗張今民之
者無敢諱者無所不知乎乎然惟教民之術有未

漢書時與學士論其學合其諸唐虞治道天人性命之
理精微者不足定者若姑孰李宗泰志學而行端又吾
學是而德之者也而力不足宗泰族人而在姑孰者聞
其學於宜將往宗泰之入義之所不禁止者姑孰吾懷而

藏書法說後序

漢書之書傳者未嘗無其法五經十二卷可以盡天下
之理十二卷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以指事轉其
下者俱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與說之有宗其會之

此佛氏有法疏書會萃名義而歲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
要法也西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脩訂之補
其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刊定
名體目曰藏乘法疏濡頌有道之士文公無學以衣資若
千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衍
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傳其義
富蔡西山撮其機括為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夫遂
公之書是亦大藏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
統禪床一市云轉經已婆云只轉得半歲半歲全歲姑置
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為而轉之此又西菴不

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余忠宣集卷二



